

日常事物掌故叢書

居住交通

楊蔭深編著

世界書局印行

日常事物
掌故叢書

居住交通

三五·九·初

實價國幣八百元

外加運費匯費

編著者 楊蔭深

發行人 李煜瀛

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總序

我們日常生活之中，所見所聞的事物，真是至繁且夥，不勝枚舉。就這許多事物裏面，除了一小部分係由自然發生或產生者外，大部分可說古已有之了。可是人們多不注意，這大部分事物是怎樣來的？而且自古至今，一定經過許多變遷，又是怎樣的？大家差不多都安之若素，不想追究的了。是的，這許多事物，定要一一追究其來源，對於我們生活又有什麼關係呢？佳節到了，就是佳節。神仙鬼怪，有許多人還要迷信着，有許多人已經不迷信了，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又何必再去追究牠呢？至如我們的衣食住行，以及禽獸草木之類，有許多人正在研究作爲專門的學問了，也何必你一一去追究牠的來源呢？

說這樣話的人一定很多。尤其是科學落後的我國，過去有許多記載都是靠不住的，如禽獸草木等類，非根據現在新的研究方法不可，若仍迷戀於古人的記載，錯誤一定是很多的。至於其他的事物，現在也正在改進之中，舊的早已廢棄了，新的正不絕地在產生，我們只有向前研究，爲什麼還要回後來開倒車呢？

可是儘管有人對我這樣說，我總覺前人的載籍還是值得我們現在去留戀的。尤其是我們中國人，更應愛護中國過去的文化。錯誤的正可把牠改正，不錯誤的當然要把牠更發揚出來，使知前人研究，也並非完全是不對的。我因爲自己有歷史癖，明知道有許多是附會依托的，卻也喜把牠摘錄下來，作爲古人對於某事某物的一種說法。因爲隨時的摘錄既多，便想把他整理出來，這就是我編寫這部「日常事物掌故叢書」的一個小小動機。

提起掌故，好像就是軍國大事，典章制度的故實了。但是我現在所說的，卻是一些日常的事物，這裏只是人人日常所接觸的事物，沒有一件是國家宏制偉典的。原來掌故只是故事而已，所以日常事物也未始無故事可言，只因中國舊有掌故之說，所以我也把牠移來用了。這是我定名為「日常事物掌故叢書」的一些簡單意義。

上面已經說過，日常事物是至繁且夥的，我要把牠一一說盡，當然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。所以我所編寫的，是日常事物中最主要的一部分。歲時令節是我們每年每月所要遇到的，所以我把牠來編寫。神仙鬼怪有許多人現在正還迷信着，可是牠們最初究竟怎樣的，說明了也就平凡極了，所以也列為一門。至於我們日常所必需的衣食住行，以及日常所見到的禽獸草木之類，自然也有一談的價值。大約每種都想談牠一二十種，每種也並不想詳加考據，只是隨便舉證，作為已往是怎樣的，現今又是怎樣的，給讀者一個原委而已。這部小叢書是想給讀者一個常識看的，不想求其深奧，而且還想求其生趣，所以其中頗採了不少有趣味性的故事，以供讀者茶餘酒後的談助。這是「日常事物掌故叢書」的一些內容大略。

本叢書範圍很廣，各方面簡直都有。我自問無此博識，可以勝任愉快。只是本叢書並非專門研究，僅將前人載籍所記錄的，作一番轉述而已，所以門類雖廣，我尚能勉與應付。不過錯誤之處，仍所難免，是在讀者的指正了。又本叢書每冊或有附錄，大率為行文方面便利起見，未能在正文詳述的，就在附錄裏錄及；同時因為有許多資料，正可作正文的對證和參考，所以也把牠附在最後了。

最後，我要十二分感謝陸高誼先生，鼓勵我寫成這一部小叢書，得以順利地在世界書局出版，使與讀者相見，否則我無此鼓勵，恐怕永遠不會寫成這部小叢書的。

楊蔭深三十四年二月四日

引言

居住交通與衣服飲食，同爲吾人日常生活之最關切要者。居住如宮室，交通如舟車，在昔上下異制，中外不一。正史中如禮志與服志之類，所載關於那兩方面的事，至繁且夥。然今昔不同，舊制多已不適用於現在，而現在的居住交通事業，日新月異，更不能與舊制相提而並論。不過本書以日常事物爲主旨，以專談掌故爲目的，所以事物雖取於現今，而所說卻不能不牽涉於前代。尋本溯源，所以明其由來的究竟，雖古今多有不合，要亦可知其變革的地方。至於現今新興事業，亦約略談及，惟只能詳其起始，不復鉅及現況，這因爲掌故只能注意於過去，自不必再談現今的情狀。何況此類書籍，坊間所出版的已多，也無庸我們再複述了。最後，著者雖愛談掌故，然平素對於這兩方面，殊少涉獵，匆促間搜集這些資料，彌覺艱苦。必定還有許多好的資料，爲耳目所未及，尤其是關於新創方面，簡略殊甚。蒙倘讀者指教，以便改正，不勝企感！

著者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

目次

一	宅舍	一
二	堂室	三
三	齋軒	六
四	樓閣	九
五	臺亭	一四
六	園囿	一七
七	廚竈	一九
八	溷廁	二〇
九	門戶	二四
一〇	窗牖	二六
一一	旅寓	二八
一二	寺觀	三〇
一三	道路	三三

一四	橋梁	三六
一五	車輪	三八
一六	輿轎	四四
一七	乘騎	四七
一八	舟楫	四九
一九	郵電	五五
二〇	航空	五九
	附錄	六二

居住交通

一 宅舍

普通民間所住的房屋，稱爲住宅或住宅。按宅舍者，說文云：「宅所托也，市居曰舍。」則宅爲總稱，舍專指市居。至其用意，釋名以爲「宅，擇也，擇吉處而營之也。舍於中舍息也。」又或稱「第」，據晉周處風土記云：「宅亦曰第，言有甲乙之次第也；一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。」魏王奏事又云：「爵雖列侯，食邑不滿萬戶，不得作第；其舍在里中，皆不稱第。」則第較宅爲上級，非一般住宅所可通稱的。所以漢書高帝紀有「爲列侯者賜大第」，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有「位爲通侯，居列東第」，非身居高官的，其宅不得稱第，可是現在當然無此分別，稱宅稱第都可以了。

此外又有稱爲「廬」的。按說文：「廬，寄也，秋冬去，春夏居。」詩「中田有廬」，箋云：「中田，田中也，農人作廬焉，以便田事。」則廬實爲一種臨時住所，稱住宅實不相宜。然後世亦作爲屋舍解釋，所以玉篇卽解「屋舍」，集韻以爲「粗屋總名」，到了現在，雖非粗屋，也有稱爲廬的。此外又有稱「別墅」或「別業」的，那原是於正宅之外，別築爲游息之所，晉宋時已有此風，如晉書謝安傳云：「與幼度園棋賭別墅」，宋書謝靈運傳云：「移籍會稽，修營別業。」惟如現今上海多稱住宅爲「公館」，則與古時公館實不相稱。按禮

曾子問云：「公館復，私館不復。」注：「公館若今縣官舍也。」疏：「謂公家所造之館，及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。」蓋館本爲客舍之意，猶今的旅館，公則爲公家所造而已，決非私人的住宅可言。其私人的住宅，按禮應稱爲私館，現在竟稱爲公館，可謂適得其反了。

依照中國古時的傳說，始制房屋的是有巢氏，如韓非子五蠹篇云：

上古之世，人民少而禽獸衆，人民不勝禽獸蟲蛇，有聖人作，構木爲巢，以避羣害，而民悅之，使王天下，號曰有巢氏。這有巢氏當然是後世想像中的一個帝王，有無是不得而知的。既稱「構木爲巢」，可知建築還很簡單，正像現在鳥巢一樣。又據宋羅泌路史所載，那有巢氏還有兩個：

昔在上世，人固多難，有聖人者，教之巢居，冬則營窟，夏則居橧，號曰有巢氏。木處顛，風生燥，顛傷燥天，於是有聖人，教之編槁而廬，糾蘿而扉，塙塗茨翳，以達其高卑之患，而遠風雨，以其革有巢之化，故亦號有巢氏。

但據宋劉恕通鑑前編云：「伏羲命大庭爲居龍氏，治屋廬。」似有巢氏之後，又有大庭改革而爲屋廬。然此種傳說，總是年代渺遠，難以使人置信，倒不如易繫辭所云：「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待風雨。」較爲妥當一些，因爲這個初創造者，我們的確只能混稱之爲聖人，而不能指定那聖人究竟是誰氏的。

一間住宅，其東南西北四角與中央，在古時都有名稱，如爾雅云：「宮謂之室，室謂之宮。西南隅謂之奧，西北隅謂之屋漏，東北隅謂之宦，東南隅謂之窔。」據釋名的解釋是這樣的。

宮，穹也，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。室，實也，人物實滿其中也。室中西南隅曰奧，不見戶明所在祕奧也。西北隅曰屋漏，禮每有親死者，輒撤屋之西北隅薪，以饗饗養沐，供諸喪用，時若值雨則漏，遂以名之也。必取是隅者，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，令撤毀之，示不復用也。東南隅曰窰，窰幽也，亦取幽冥也。東北隅曰宣，宣養也，東北陽氣始出布養物也。中央曰中霤，古者寢穴，後室之，霤當今之棟下，直室之中，古者霤下之處也。

按古時宮室不分尊卑，爾雅疏云：「古者貴賤所居，皆得稱宮至秦漢以來，乃定爲至尊所居之稱。」蓋宮乃外視之形，室則從內部而說也。

自古以來，住宅的富麗或簡陋，當然不用說得，這裏只說其特製而罕聞的，如魏略所云：

焦先字孝然，自作一瓜牛廬，淨掃其中，營木爲牀，布艸摩其上。至天寒時，篝火以自炙，呻吟獨語。其後野火燒其廬，先因露寢，遭大雪大至，先祖臥不移，人莫能審其意。

這瓜牛廬據裴松之之案，以爲「瓜當作蝸，蝸牛，螺虫之有角者也。先作圓舍，形如蝸牛蔽，故謂之蝸牛廬。」這種圓形的房子，在現代倒還未見的。今人雖亦有題其居爲「蝸廬」者，但只是題稱，實際却並不像蝸牛似的。此外如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：「畢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軒，凡所服皆用上古墳中之物。」這種以生居比死墳，也是想入非非的。

二 堂室

普通第宅之中，分正中一間爲堂，堂後或兩旁則爲室。釋名所謂「堂猶堂堂高顯貌也。」又云：「古者爲堂，自半以前虛之謂堂，自半以後實之謂室。堂者當也，謂當正向陽之屋。」說文又以爲「堂，殿也。」蓋堂實如宮中的殿，自宮專屬於至尊所居的名稱以後，殿也升格而非普通第宅中所應有了，惟寺觀中則仍有殿名。

堂也有稱爲廳的，按廳原爲官署聽事之所，字本作聽，後加广作廳。而官署的廳，原也稱堂。因此廳堂時相連稱。如宋釋文瑩湘山野錄云：

淳化甲午，李順亂，張乖崖鎮之。僞蜀僭侈，其宮室規模，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爲之。公至則盡損之，如列郡之式。郡有西樓，樓前有堂，堂之屏乃黃筌畫雙鶴花竹怪石，名曰雙鶴廳。南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鸞，二畫妙格，冠於兩川。賊鋒既平，公自壞壁，盡置其畫爲一堂，因名曰畫廳。

這就是以堂爲廳的明證，可知廳與堂一而二，又二而一的。

廳堂普通就如釋名所云是虛空着的，但古時亦作爲講學之處，不過別稱爲講堂，從前學校稱爲學堂，也就是講堂改變而來的。

堂本來是宅中的一間，但後來因堂的著名，便稱全宅都爲堂了，如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：

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，壯麗爲淮南第一。堂據蜀岡，下臨江南數百里，真潤金陵三州，隱隱若可見。公每晝時，輒凌晨攜客往遊，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，以畫盆分插百許盆，與客相間。遇酒行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，以次摘其葉，盡處則

飲酒。往往侵夜，載月而歸。

此平山堂本是宅中一堂名，現在卻代表一宅了。

古來的堂名，大約不外取義與取景兩種，取義如宋韓琦所作的畫錦堂，即取富貴歸故鄉，如衣錦畫行之意。又如宋王旦所作的三槐堂，即取堂前植有三槐的原故。此外如歐陽修的非非堂，劉義仲的是是堂，均取荀子所謂「是是非非謂之智者」之意，都是看似奇特，而含義却深。惟也有例外的，如宋蕭太山的堂堂，據稗史云：

江西古隴蕭太山，好奇之士也，名其堂曰堂堂，亭曰亭亭。陳持節某提舉江西日，蕭延飲，徧歷亭館，次觀其扁至洞，公因戲之曰：「此何不名曰洞洞洞？」蕭爲不懌。

是種堂名，可謂想入非非者了，古今殆無第二個可以找的。

又古時總稱堂室亦謂之寢，所以廣雅云：「寢，堂室也。」如周禮天官：「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。」注云：「六寢者，路寢一，小寢五。」玉藻曰：「朝辨色始入，君日出而視朝，退適路寢聽政，使人視大夫，丈夫退，然後適小寢釋服。」是路寢以治事，小寢以時燕息焉。按路之爲義大也，大寢就如後世的堂，亦謂之正寢，小寢就如後世的室，亦謂之內寢。清黃以周禮書通故曾考定古之寢制甚備，大略說古寢猶今五架五間之廳，中三間前後分隔爲二，前爲堂，後爲室。兩邊間前後分隔爲三，前爲東堂西堂，其後爲夾（猶今稱弄），又其後爲房。東房北嚮無牆，亦謂之北堂。又古時如禮記內則所說：「男子居外，女子居內。」後世稱妻爲內人，即本於此。又

以內爲室，亦稱室人。所以今時喪家計文，猶稱男爲壽終正寢，女爲壽終內寢。正是古時男居外女居內之意。正寢指堂，內寢指室。其實在現今早無此種分別，也足見中國人喜咬文嚼字的地方。

又古時宮殿中往往有溫室涼室之設，溫室誠如三輔黃圖所說：「溫室在未央宮殿北，武帝建，冬處之溫暖也。」大約到漢武帝時才有的，這室裏究竟用什麼方法來取溫暖呢？據西京雜記云：「溫室以椒塗壁，被之文繡，香桂爲柱，設火齊屏風，鴻羽帳，規地以麝寶氈。」但這些只是裝飾上覺得暖和一些，實際上都不如現今用蒸氣來得溫暖了。涼室也見於漢時，但不知用何方法以取涼，現今則有冷氣，也非古人所能想像得到的。

此外現在稱室的華麗，往往形容爲「金迷紙醉」，這倒是古所已然。宋陶穀清異錄云：「癰醫孟斧治居宅，法度奇雅。有小室，窗牖煥明，器皆金紙，光瑩四射，金彩奪目。所親見之，歸語人曰：此室暫憩，令人金迷紙醉。」然則據此說來，其實並非是說室的華麗，只是形容器物的過分光彩而已。

三 齋軒

於廳堂之旁，另闢小室，以爲讀書養心之居，通常就叫做齋。齋的意義，正如說文所云：「齋，潔也。」又謂「夫閒居平心，以養心慮，若於此而齋戒也，故曰齋。」的確齋是含有齋戒之意的，所以牠的名稱，總不外乎關於修養方面，如王安石所作的君子齋記，楊時所作的求仁齋記，朱熹的克齋記，陸九淵的敬齋記。這種君

子，求仁，克，敬等等，都是使人知所警惕，像齋戒的一樣。

齋通常又多爲讀書的地方，故古時書室往往亦稱爲書齋。何以書室亦得稱齋呢？那末明人識餘纂裏有一篇很好的說明，他說：

書室多名曰齋，何也？子輿氏之言曰：「學爲善者，舜之徒，學爲利者，臧之徒。」然人雞鳴而起，出門惘惘，富貴之子必思長保富貴，貧賤之夫必求倖免貧賤，又飢寒之患迫於肌膚，妻子之計交於家室，其所之者，不於朝則於市，勢不得不去善而趨利。果有半畝之宮，環堵之室，花卉扶疎，筆墨濟楚，兀坐其中，自不覺心地俱淨。其人不必有格致誠正之功，不必有修齊治平之業，且不必有師傅，不必有友授，自能不入於利之一途。利與善間不容髮，不入於利即入於善矣。是何也？爲善止一心，而爲利之心有什百千萬，且至不可窮詰。舉什百千萬之利心，而消歸何有，非置身齋中不能也。中庸朱注云：「齋之爲言，齊也，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齋也。」即以註齋明之齋者，而注齋舍之齋，亦無不可。

這不但解釋書齋，一切的齋的意義，都被他說盡了。

齋雖在說文裏已有齋舍的說明，但漢人對於這種讀書養心的書室，似還不多稱齋。至晉以後，齋稱始多，如晉書桓冲傳云：「冲子嗣少有清譽，爲江州刺史，蒞事簡約，修所住齋。」又同書劉毅傳云：「初桓玄於南州起齋，悉畫盤龍，號爲盤龍齋。」

但齋的初意雖爲養心讀書，到後來也未見得都是作爲如此場所的，如南史羊侃傳云：

侃性豪侈，初起衡州，於兩廡聯起三間通梁水齋，飾以珠玉，加之錦繡，盛設帷屏，列女樂，乘潮解纜，臨波置酒，綠塘傍水，

觀者填咽。

這雖說是船上的水齋，但陳列女樂，終失齋的原意罷！真正的齋居生活，的確要像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所載：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，治第衢州，臨大溪。其旁不遠數步，有山麓屹然而起，即作別館其上，名高齋。既歸，惟居此館，不復與家人相接，但子弟晨昏時至，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。早不茹葷，以一淨人治膳於外。老兵供掃除之役，事已即去。唯一淨人執事其旁。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，可貯斗水，及列盥漱之具亦去。公燕坐至初夜就寢。雞鳴，淨人治佛室香火，三擊磬，公乃起，自以瓶水頰面，趨佛堂。暮冬尙能日禮百拜，誦經至辰時。

那才是名符其實的，可是能做到這樣的一定很少，大家稱室稱齋，無非取其高雅而已。

與齋同樣而不如齋含有嚴肅意味的，則爲軒。軒齋其實都是燕休之所，所以歐陽修作東齋記說：「官署之東，有閣以燕休，名曰東齋。」蘇轍作東軒記說：「開聽事堂之東爲軒，以爲宴休之所。」則齋軒實不可分，其可分者齋的名稱總是較嚴肅的，而軒則不然。如蘇轍作過待月軒記，黃庭堅有題也，足軒，楊萬里有此吾軒賦，也足，此君都指的是竹，蓋其軒旁均種以竹，故以名軒。可知軒名甚少含意，大多按景而生。

考軒原爲車的前檐，故其字從車。後則屋檐下亦謂之軒，明張自烈正字通所謂「檐宇之末曰軒，取車象也。殿堂前檐特起，曲椽無中梁者，亦曰軒。」所以軒實爲一種廊屋。最初只有「臨軒」之語，如漢書史丹傳云：「元帝留好音樂，自臨軒檻，上階銅丸以摘鼓。」此軒檻實爲欄杆，並非是室。至唐時始漸以室名軒，如柳宗元有西軒記，戴叔倫有南軒詩。宋以後則漸盛行，但較之於齋，似還略遜一籌的。

四 樓閣

樓，爾雅云：「陝而修曲曰樓。」疏以爲「凡臺上有屋陝長而屈曲者曰樓。」所以說文解作「樓，重屋也。」但何以稱重屋爲樓，則釋名以爲「樓謂牖戶之間有射孔樓樓然也。」

樓在最初一定不會有的，愈後則愈有高樓，春秋緯說「黃帝坐扈樓，鳳皇銜書其中，得五始之文。」這當然不足置信。吳越春秋說「范蠡觀天文，擬法于紫宮，築作小城，西北立龍飛鳳翼之樓，以象天門。」大約那時才有樓了。

中國舊時的樓普通只有一重，二三重的便很少見，但也未始沒有，如金陵地記載「吳嘉禾元年，于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樓，名曰落星樓。」又宋劉義慶幽明錄云：「鄴城鳳陽門五層樓，去地二十丈，長四十丈，廣二十丈，安金鳳凰二頭于上。」又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：「白礬樓後改爲豐樂樓，宣和間更修，三層相高，五層相向，各有飛橋欄檻。」這固然是王者所建，所以能高至三層五層，但民間也有三層樓的，如梁書陶弘景傳云：

弘景永元初更築三層樓，弘景處其上，弟子居其中，賓客至其下，與物遂絕，唯一家僮得侍其旁。

不過這因爲陶弘景是一個信道的人，所以特別高居如此。漢書郊祀志所謂「僊人好樓居」，陶氏的用意正在於此罷。至於歷代著名的樓，則隋楊帝有迷樓，今小說有迷樓記，卽記其事，略云：

「昇能構宮室，經歲而成，千門萬闢，工巧之極，自古無有。人誤入者，雖終日不能出。煬帝幸之，大喜，顧左右曰：『使真仙遊其中，亦當自迷也，可目之曰迷樓。』」

可是究竟如何工巧得迷人，記未詳載，不得而知。其次以綺麗著稱者則有燕子樓，據全唐詩話云：

白樂天有和燕子樓詩，其序云：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，善歌舞，雅多風態。爲校書郎時，遊淮泗間，張尚書宴予，酒酣，出盼盼以佐歡。予因贈詩，落句云：「醉嬌勝不得，風顰牡丹花。」一歡而去，爾後絕不復知，茲一紀矣。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，因吟詩，有燕子樓詩三首，辭甚婉麗。詰其由，乃盼盼所作也。繪之從事武寧軍累年，頗知盼盼始末，云：「張尚書既歿，彭城有張氏舊第，中有小樓名燕子。盼盼念舊愛而不嫁，居是樓十餘年，于今尚在。」盼盼詩云：「樓上殘燈伴曉霜，獨眠人起合歡牀。相思一夜情多少，地角天涯不是長。」又云：「北邙松柏鎖愁煙，燕子樓人思悄然。自埋劍履歌塵散，紅袖香銷一十年。」又云：「適看鴻雁岳陽迴，又覩玄禽逼社來。瑤瑟玉簫無意緒，任從蛛網任從灰。」余嘗愛其新作，乃和之云：「滿牕明月滿簾霜，被冷燈殘拂臥牀。燕子樓中寒月夜，秋來祇爲一人長。」又云：「鈿帶羅衫色似煙，幾回欲起卽潸然。自從不舞霓裳曲，疊在空箱十二年。」又云：「今春有客洛陽迴，曾到尚書幕上來。見說白楊堪作柱，爭教紅粉不成灰。」又贈之絕句云：「黃金不惜買蛾眉，揀得如花四五枝。歌舞教成心力盡，一朝身去不相隨。」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，乃反覆讀之，泣曰：「自公薨背，妾非不能死，恐百載之後，以我公重色，有從死之妾，是玷我公清範也，所以偷生耳。」乃和白公詩云：「自守空樓歛恨眉，形同春後牡丹枝。舍人不曾人深意，訝道泉台不去隨。」盼盼得詩後，怏怏旬日，不食而卒。

按張尚書卽張建封。燕子樓雖小，卻因盼盼而美傳於世了。